



2006年芥川奖夺冠作品
八月の路上に捨てる

扔在八月的路上 | 伊藤高见 著
伏怡琳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扔在八月的路上

伊藤高见 著

伏怡琳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8-2004 号

Copyright © ITO Takami

All rights reserved

First published in 2006 by BUNGEI SHUNJU LTD. Tokyo Japan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, China.

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BUNGEI SHUNJU LTD.

License arranged through the J. Media & Publishing Ltd, Japan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扔在八月的路上/(日)伊藤高见著;伏怡琳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8. 10

ISBN 978-7-02-006701-5

I. 扔... II. ①伊...②伏... III. 中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3269 号

责任编辑:陈 旻

特约策划:王轶华

封面设计:车皓楠

版式设计:李 佳

扔在八月的路上

Reng Zai Ba Yue De Lu Shang

[日]伊藤高见 著

伏怡琳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0 千字 开本 850×1 168 毫米 1/32 印张 4.25

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 000

ISBN 978-7-02-006701-5

定价:16.00 元

扔在八月的路上

| 伊藤高见 |

主 题 词 目 录

这种感觉和出于爱恋的思念不同，但又不是与日俱增的恨，其中既有爱的片断也有恨的残片。



敦出神地看着水城默默工作的样子。她将手臂伸入纸箱，正要取出咖啡罐。只见她弯起手向胸前一揽，手肘内侧便夹起了不少罐子。这种罐子容量一百九十毫升，俗称“一九罐”。接着她一边依靠手臂上的肌肉略微调整歪斜的罐子，一边保持姿势，一步步挪近自动售货机敞开的装货口。

水城挂着一脸按捺不住、只想快些冲过去的表情。没多久，她终于抓准时机将怀中的罐子一只接一只滑入装货口。她的腰和膝盖保持着一定的节奏，塞罐子的速度之快简直不给装货口喘息的机会。虽说罐子的角度

一旦出现偏差便很容易中途堵塞，但这会儿没功夫慢悠悠地放。这已是八月的最后一天，东京的暑气却分毫未减。

这也是水城开车装货的最后一天，听说从九月起她要转到总务科去。仿佛铆足了劲想在最后时刻打破纪录一般，一大早她便干劲十足，一心要赶在六点前跑完所有的线路。

“真热！”

从缠头巾的打结处可以窥见水城略显干枯的栗色头发。

“也不知道雷阵雨会不会来，”敦说着抬头看了看天空。空气中的湿度如同在蒸桑拿，但天上的云层却丝毫没有聚拢的迹象。“接下去装什么？”

“乌龙茶，‘三五罐’的。”水城答道。

就在这时，装货口中传出一声不祥的声响。刚装入的咖啡罐似乎卡在了售货机里。不远处传来一声“混蛋，挡道了”的咒骂，让水城分了心。今天因为没找到可以停两吨货车的空位，他们只能姑且占据了一个可能会挡道

的位置。然而，那司机发怒的对象不是他们，而是个打零工的门卫。他大概为了让一辆还在很远处的车先开过，拦下了正要转出建筑工地大门的自卸车。

切，水城重重地咂了咂嘴，“这下糟了，好像在很里面。你，帮我掏掏试试？”

“这是一九罐，我伸不进去的。”

让你干你就干，水城嘟哝着抬腿空踢了一脚敦的屁股。那个刚被自卸车司机教训过的年轻门卫偷偷向他们瞄了两眼。

敦伸直手指，将手探入自动售货机。虽然能顺利进入，但依然碰不到卡住的罐子。机器内隔板间的距离都依照罐子的尺寸事先调好，所以一九罐隔板的间距非常狭窄。尽管敦试着并拢手指，希望能伸到更深处，可男人手臂能进入的空间毕竟有限。

“果然不行。做这种事情，还是女人的手细，比较方便。”

“你这家伙，分明是讨厌干这种事儿吧。”

敦小心翼翼地抽回手臂，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水城。

身高不占优势的她，顺脚踩在了近处的一块水泥板上。这种活儿如果不静下心来耐心地干，恐怕会被加工粗糙的隔板边缘划得皮开肉绽。

准备就绪后，水城伸进手臂，在售货机里摸索起来。不知为何，每次掏罐子她总会抬头望着天空。虽说这种时候确实需要伸展肩背，但这一举动背后似乎还有更深的原因，敦总有这样的感觉。

“不过你这家伙，准备什么时候离婚？”水城出其不意地问。

敦原本打算找个机会告诉她，但不料今天太忙，还没来得及开口。

自从那天问了不该问的话之后，敦决定将自己的事情都向水城和盘托出。身为女人家为什么成天做这些开车装货的苦差事呢？差不多是时候让上面调去坐办公室了吧？那是一个阴雨而闲暇的午后，敦有意无意地问了这么一句。水城告诉他：因为离婚还带着孩子，所以挣钱多的工作总想尽可能干得久些。虽然水城的回答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但因为她把从对营业部其他

司机提起过的事情告诉了自己，也不知是负疚还是亏欠，一种诸如此类的感情总在困扰着敦，让他觉得保留自己的秘密就好像是在背叛水城。如果换作男人，这样的事情或许根本不会放在心上，所以这和友情又有些不同。

“对了，不会已经离了吧？”水城又加上一句。

明天去办手续，敦简短地答道。

水城故作惊讶地发出一声感慨，紧接着像发炮似的追问敦，几年了。

四年，敦答道。

“比我还长呢，你小子挺努力的嘛！”

敦也说不清这到底算不算努力，但还是谢了谢水城的褒奖。三十岁生日跑去离婚算什么呢，他接着问水城。但不料水城却回了一句“不是挺好”，根本没当一回事儿。无奈之余，敦试着独自从一数到三十，需要的时间竟比想象的要长，他不禁吃了一惊。如果要数到水城的年岁，还得再加上两个数字呢。

“离婚的事儿，一会儿跟我好好说说。”

敦敷衍着回了几句，这时水城突然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。

她的手指似乎终于碰到了那只卡住的罐子。

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能买到冰镇饮料，简直可以说是自动售货机的天堂。无论是只有汽车经过的山路，还是藏在深山老林里的温泉，甚至在殡仪馆，只要有足够的空间，售货机总是无孔不入。而货运司机的装货线路也像蜘蛛网一样覆盖着日本全国。但敦相信，这条从中野出发、途经大久保和新大久保、再穿过新宿一带的线路^①，一定是全日本强度最大的。特别是大久保那块地方尤其不好办。道路窄不说，那儿的人过马路还不守红绿灯。像今天这种又闷又热的天气，为了保证地段好的售货机不出现缺货，这条线路必须要绕两圈。每次早起干完十五个小时以上的体力活儿之后，积聚在身体里的热量到第二天早晨都无法散尽。

不过这条线路却是水城大显身手的好地方。敦知

① 中野、大久保、新大久保以及新宿，均为东京市中心的地名。

道，每次轮到她时她总是特别兴奋。她可以小幅转动方向盘，操纵两吨货车在离墙数厘米的情况下从小路中一穿而过。如果碰上更窄的路，她就折起后视镜，几乎没有进不去的地方。每当前面停着一辆其他公司的运货车时，就好像在炫耀驾驶技术一般，超过时水城必定要单手控制方向盘。

这一天，因为想创下六点前返回中野营业部这一史无前例的纪录，水城更是开得比平时还要猛。有几个像是来自拉丁地区的女人突然冲出马路，差点因此成为车轮下的冤魂。

水城连忙急刹车。

那些愣在路上的女人们一边说谢谢，一边合掌鞠躬。切，水城再次咂了咂嘴。敦只能独自合起双手，回了个礼。

“这群家伙，可真够险的。”

“你说外国人是怎么把那个合掌的动作误解成完全不相干的意思的呢？”

“这种小事儿管他去呢，快说说离婚的事儿，到底是

哪儿出问题了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敦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概括起来也就是，他和附近一家美发店里工作的女孩子相识、相恋，结果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，就这么简单。但尽管如此，这段恋情却并非始于一时冲动。心灵的轨迹即便曲曲折折，却也画成了一条连贯的线。就在这条线上，必然有过一百甚至两百多个看不见的选择。

*

敦和知惠子是在大学的体育课上认识的。以电影剧作家为目标的敦，爱上了想成为杂志编辑的知惠子。或许是被对方的理想所吸引，两人很快便粘在了一起，创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俩的世界。遇上没钱约会的日子，两人就窝在敦租的那间位于下井草一带的廉价公寓里，给各种东西排名次玩儿。这个游戏只属于他们俩，所以排名没有任何理由。为什么冬天排在春天的前面、雨天比晴天名次更高，谁也说不出原因。他们还品

评了两人都认识的朋友。处世圆滑老道的人排名靠后，操着一口茨城^①方言又喜欢变戏法的同学却排在前列。这里面也有着他们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标准。

虽然这个游戏没多久就厌倦了，但两人之间的游戏却始终没有终结。正因为此，临近大学毕业时，也不去公司应聘一心只想朝着剧作家目标奋斗的敦，总在知惠子面前摆架子。虽然事后想起来觉得幼稚可笑，但那时却就是这样。接二连三地被大出版社淘汰的知惠子，最后去了一家完全不感兴趣的楼盘代销处。敦说要为她庆祝庆祝，可知惠子总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“还是小敦好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，不像自己……”星期天的晚上，知惠子经常这样开始她的牢骚。她不仅体重掉得厉害，有一段时间还得了斑秃。敦劝她，真那么辛苦不如辞职算了，可知惠子从来不听，因为担心自己辞职后两人的生活会越来越拮据。

“反正我还挺得住。”

知惠子的牢骚总是以这句话结束，然后继续顶着那

① 茨城，指日本茨城县。

只秃了一小片的脑袋上班去。

差不多就在一年后的某一天，知惠子听说一家食品公司的出版部正在招聘编辑。虽然嘴上嘀咕着和自己想做的事多少有些不太一样，但她还是很想跳过去。敦也看出了这一点，对这件事很支持。其实他也一心巴望着知惠子快点改行做编辑。毕竟有事没事就拿他的理想大发感慨，敦多少会觉得是种负担。何况他也开始隐隐约约地意识到，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所以，对于知惠子的跳槽敦比谁都开心。他嚷嚷着要好好庆祝一下，把知惠子带到了高丹寺附近的一家便宜的烤肉店里。

知惠子生平第一次把烤好的毛肚放进嘴里。她使劲嚼了几下，吞下去后说：“没想到还挺好吃的。”

“以后想尝尝各种没吃过的食物，”她补充道，身体好像也在渴望着不同的东西。

知惠子的新工作似乎特别忙。那段时间，她都顾